

天空是云朵、日与月的人间值得，轻柔的微风是夏日的人间值得，而在那方阴凉里等孩子，接他回家，一路风景一路歌——这，便是属于我的人间值得。

●远山

那棵树，枝叶算不上浓密，却刚好能为我的“小毛驴”——那辆电动车，以及我遮挡烈日。就那么一小块地方的阴凉，不厚不薄，不浓不淡，带着几丝微风，给我带来了欢喜。以至于我常常感谢它——这“块”阴凉地儿，偷偷地给予我爱与庇护，让我得以在这方阴凉里等待着，接儿子回家。

我总是十分热切地期待着站在这方阴凉地里，等他。

等待，是一种无法言述的幸福。因为此时我在等他，每日等，都看得见。时光，在这阴凉里一点一点地流去，还带着一丝甜。我想，接着，接着，待他考上大学，等待将会换地方，不知那里是否还会给我清凉。而那时的等待，每日等，只能等到他一学期结束后回家。而待他年岁再长，则论年回家。这方阴凉，终是记忆里的光。这样想着，这方阴凉便更添幸福。

人们常说，孩子长大，你终将以目光目送他越走越远。而那目光里沉淀着的、凝着的是那再也化不开的想念。也有人，当你老了，应学会“孤独”的生活。可是，当腿脚不灵便，记忆不如从前，好似这个世界都晃悠悠时，等待，看得见，再也不能如现在这般浑身充满力量，“嗖嗖嗖”地来去，那应是一些惶恐和无奈的，那时的心境，定会不一样。所以，如此想来，现在更是要珍惜这等待的时光呢！

我喜欢在这样的等待，喜欢每日接他回家，在这方阴凉里。

每日，他坐在“小毛驴”后面，对我讲述着学校里的点滴，说着自己的忧与乐，风呼呼地在耳边响，他的声音淡淡的——一个个小片段，片段里的人，一个个在他描述的场景里走着、笑着、说着，在我的脑海中，那一个个身影在青春的旋律里跳动着，是那般动人。下雨时，他把伞撑在我的头顶，自己浑身淋着雨，不顾我一路喊“不要遮我，遮住你自己就好了”，他不吱声，只是撑着。忽然，“哈哈哈”地笑了，原来是伞被风吹翻了。他瞧着那被吹翻像爆炸头似的伞，笑得厉害。我说：“别笑，别笑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他还是只管撑着。好不容易止住，再把伞的“头发”理顺，依然遮住我的头。

因为时间赶不及，我会加快速度，这时，他就会喊，“妈妈，你慢一点，不要急，急啥呢？”“快迟到了呢。”“安全第一！”于是，我在他的喊声中降下速度，继续往前。有时逢着一些不讲“规矩”的司机，我常常忍不住会说“两句，这时，他会拍拍我的背：“不要急，没事，心放宽，放宽。”“人家不讲规矩，你要讲规矩。”有时急着往前赶路，他冷不丁在后面喊一声：“快看，好漂亮的云。”“今天的风好柔软。”听着这样的话，猛地觉得人生赶路时，还有路边的风景值得“留心”。

在这一路来来去去的“接送”中，那一点一点的光，一点一点的细碎，如花香、微风、阳光……一丝丝、一缕缕，绕在我的心头，一如山峰尖上的雾，总是绽放惊喜。我想，或许，这就是“接”孩子的意义所在吧！

在这世间，陪伴，终归是最好的时光。而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便是陪他一起长大。因为在陪他一起长大的日子里，接他回家，接着接着，你便会发现，他长大了，而你的目光也更加清澈，心更静、更净，你在这悠悠的时光里好似又逢着了那个纯真的自己。

我常想，天空是云朵、日与月的人间值得，轻柔的微风是夏日的人间值得……世间万物，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。而在那方阴凉里等孩子，接他回家，一路风景一路歌——这，便是属于我的人间值得。

作品是作家人格、精神、境界的写照和化身。作家首先是要做好自己、完善自己、修炼自己，把自己打造成“玉茗花”，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。

●向北

十多年前，我在屋顶花园，种了一棵玉茗花，即白茶花，如今已是枝繁叶茂。每到春节前后，天气特别冷，百花凋谢，它却抖擞精神开花了。玉茗花期长，一直开到满目春光、百花盛开时节，才悄然花谢。玉茗花冰清玉洁，纤尘不染。宋人曾巩诗云：“秀色未饶三谷雪，清香先得五峰春。”陆游甚至这样唱曰：“钗头玉茗妙天下，琼花一树真虚名”。在他眼里，玉茗花是比隋炀帝为之倾倒的琼花还要美的。其实，茶花是常见花，白色的茶花并不娇贵，虽然有幸被列入全国十大名花之列，但好种易活，属于大众型花卉。

我最早识得此花的深意，是在江西临川，那里出了个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。他是明代人，出生书香门第，曾经进入官场，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，为人正派、耿直，

目睹当时官僚腐败，愤而上《论辅科臣疏》，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，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，一任五年，政绩斐然，却因压制豪强、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，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愤而弃官归里，潜心戏剧创作。他的戏剧作品“临川四梦”，不仅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，而且走出国门，在“大咖”如云的世界戏剧舞台上获得崇高的声望。其中，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，更是堪称不凋的经典艺术形象。

汤显祖酷爱玉茗花，抚州市内有个颇有规模的玉茗花影剧院，那就是汤公当年苦心经营的玉茗堂旧址。从汤显祖和玉茗花的深情和微妙关系中，人们可以发现：花如人，是有格调 and 境界的。

纵观中国文学史，不满官场腐败，愤而归隐民间的文人不少。浪漫、豪放的李白，高唱着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毅然离开长安，从此，仗剑漫游山水，成为闻名天下的诗仙。李白性格豁达，他的归隐是突围、是解放，是进入一个更为壮美、璀璨的诗歌创作世界。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陶渊明呢？他归隐后，写了《归园田居》的一组诗，其中人们最熟悉的一首是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

惜，但使愿无违。”细细品味，陶公的归隐是如释重负、回归自然，同样是追求、情感、心境的蜕变。乡间的宁静纯美、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，给被官场折腾得遍体鳞伤的陶公以莫大的慰藉。

汤显祖归隐以后，则迷上了戏剧。他是颇有天才的编剧，还是导演、策划人等，用我们今天的行话来说，他不愧是极为难得的全职全能的大才！

在那个时代，退出官场、归隐民间是不容易的，它意味着要和当时的主流社会告别，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功名告别，和人们羡慕的纸醉金迷的官员生活告别，而沦为被无情边缘化的“异类”。而他们获得的最大收获，是彻底摆脱种种传统旧观念的束缚，而获得最为宝贵的自由。从史料上看，汤显祖不仅不推崇程朱理学，而且是反理学、反传统、反专制、思想激进的斗士。他之所以酷爱纯净无邪、高雅脱俗、敢于做霜斗雪的玉茗花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作品是作家人格、精神、境界的写照和化身。作家和作品的关系，有点像山和泉水的关系，“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。”因此，作为作家来说，首先是做好自己、完善自己、修炼自己，把自己打造成“玉茗花”，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。种下一棵玉茗花，可以欣赏、可以为镜、可以对话，岂不乐乎！



行摄天下

带着暖意向北去

●云深

童话边城布尔津的城外，静静流淌着一路向北、汇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。站在桥上，河的那头是游人如织的五彩滩，这边是三两散落的悠然钓者。我觉得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钓的是自己的天性，用黄昏给鱼钩当诱饵。快下山的夕阳，如柔和的目光、如爱抚的手指从天边伸过来，从桥面探进来，落在水面盖过全身，抚摸着那风沙刻画的脸。

征意义和审美情趣，并且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。

读读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春江之上，一个渔父着蓑衣，沐雨打鱼，悠哉自得。这个渔父，在张志和的眼中，已然不是世俗的渔父；一个“不须归”，既是否定又是肯定，不着痕迹地将“打渔”这个形而下的行为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评判。元代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的渔父，烟波之中只一点身影。虽然渺小，但在大片的留白中，却捕获了“归”的美学意义。苏轼的“试问岭南应不好。却道。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很好地诠释了“归”的情感意义。对渔父而言，江湖河海即是归处；对其他世人来说，蓑衣便是通往归处的一袭袈裟。

那么，何处才是归处？儒释道三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。道家是逍遥，佛家是彼岸，而儒家是“学而优则仕”。士人的人生轨迹便是从圣贤书走向朝堂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这一切，皆以冠冕——一顶乌纱帽为标志。然而学优不一定能仕，或者学优未必好仕，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是常有的事，杜甫、王勃、辛弃疾、柳永等一大批才子就是典型。既然乌纱帽没能戴上或不好戴，那就换一种服饰，披上蓑衣如何？“无名无位堪休去，犹拟朝衣换钓蓑”，唐朝韩偓被贬后愤懑之下想归隐江湖；“三尺蓑衣，遮断红尘千丈”，元代刘因表达隐退田园的决绝心迹，只需一件蓑衣即可成事。蓑衣，对士人而言，是另一顶冠冕，担得起身份的转换、心态的调整。不管是真隐还是假隐，不管是牢骚还是明志，都给了自己一个慰藉，不拘于那一顶乌纱帽赋予的认同。

然，何时才能归呢？古人称人世为逆旅，

来世上走一遭，即为“寓”。陶潜《归去来兮辞》云：“已矣乎！寓形宇内复几时？曷不委心任去留？”寓是一场漂泊，几个转场，是通往归的过程。有人没有转向桃源，而是披一身蓑衣，走向一场突围。且看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千山万径，言时局庞杂；鸟飞绝、人踪灭、寒江雪，是陷入绝境；孤舟独钓，表明孑身独存。这是个寂静辽阔的山林，与渺小的个体产生强烈的冲击，足以让个体无处可寓，像被黑洞直接吞没。如何避免被吞没？唯有这一蓑！这一蓑，抵挡了皑皑江雪的覆盖；这一蓑，摒弃了锦衣华服的光鲜，在宦海浮沉中不失本色。从这点上来看，柳宗元可谓是一个孤勇者，虽寓永州，但没有在永州沉沦，实现了人生的突围。

突围，何尝不是归的另一种发轫呢？苏轼在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中写道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他要“吟啸徐行”，要“竹杖芒鞋”，更要“一蓑”。吟啸，是古人掀起嘴唇歌咏，类似今日的口号吹调；徐行，是闲散的步行，不趋不依不附；竹杖、芒鞋简直是江湖散人的不拘装束，这是为官场庄严之地所不容的。而最后以“一蓑”任随一生，以“间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诠释自己的坎坷仕途，也算是一个终结“寓”而向“归”的盖棺定论。

我身居乡下，环顾山野田园。工作之余，常行走阡陌，只是未见樵夫、渔父。虽有农夫，但不着蓑衣。古老的蓑衣，已经退出了农耕文明；新造的蓑衣，已不用来穿，而作为某些空间的摆设，或为复古，或为格调，只是关于蓑衣，总有些念想在心头。



投稿邮箱:yy1220@xmrb.com

责编海鹰 美编郑若如
2023年2月19日 星期日

在无名高地上呼唤你

●黄国清

我像指示牌一样站在无名高地上
人迹罕至 万物充满生机
暖阳斜透过云层 洒在石缝间
风儿悄悄把我的情思 拐走
泄露的秘密便开满了花朵
我在呼唤你 远方的陌生人
你的笑容自带一点盐分
让它腌制 我折纸般的人生
让苦难 在这段静守的岁月
中 酿造出 甘酸的葡萄酒
鹰儿在空中 逡巡一遍又一遍
只看到村庄离这里 很遥远
也许在梦中 我才能看清你的脸
黄昏的露水打湿了高地
我依然站着呼唤你

围炉煮茶

●七一爷

一个人不孤寂
一群人 不喧嚣
架一炉闲暖
点一腔炽热
煮一壶快活
围炉煮茶，燃烧情怀的热度
天风海涛，唱响新春的节奏
空气被茶香包裹
城市被茶水滋润
山野海滨，大街小巷
茶汤在城市的血脉沸腾
有空来喝茶的亲切问候
绽放在厦门人幸福脸庞
在这里
欢喜就好
煮茶消时光
岁月可掬
春夏律动成诗
秋冬醇美如歌
品茶悟人生
真情且温
眼里人间烟火
心底深邃辽阔